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已依法呈請登記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 抗到底

半月刊

第七期

##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國聯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 目 次

各盡所能(畫)	趙望雲
爲戰士與民衆準備精神食糧	馮玉祥
你們二十四個(詩)	吳組緜
主動戰的勝利	謝守恆
我的藝術人生觀	陳銘樞
招待孩子劇團記	何容
臨沂大戰(詩)	馮玉祥
災童哭五更(小調)	老向
漢奸慘死記(小調)	彭玲
蛻(長篇連載小說)	老舍
畫十城(小調)	老向
爲傷兵服務的經驗	湯一雯
我怎樣去到陝公	李去非
什麼是紀律	賈午

南京圖書館藏

# 能所盡各，員動衆民



作雲望趙

# 抗戰宣傳準則

(中宣部編製)

——本準則內容，完全遵照 蔣委員長近半年來之要訓，關於抗戰要義及國人努力途徑，均有劉切詳明之指示。全國報章雜誌，一切有關抗戰之宣傳，均應遵照本準則立論。並希遵照 蔣委員長之懇切期望，「將此意普遍傳達於社會，俾咸能明瞭局勢，効忠國家」。

## 壹，抗戰之意義

### 第一，抗戰之最高原則

- (一) 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為此後全國共同之目的；而在此建國運動中，日本帝國主義實為惟一強大之阻力。故目前欲言建國，必須抗敵，實行抗敵，即是建國；建國與抗敵是一件事情，不可分離。(武漢軍分校畢業訓詞)
- (二) 對日抗戰，乃三民主義與強權暴力帝國主義之戰爭。亦即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告全國國民書)
- (三) 敵人此次侵略中國，其最大目的，固不僅欲佔我土地，屠我人民，滅我文化，而尤在消滅我三民主義，與革命之精神。(同上)
- (四) 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能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効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聞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為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談話)
- (五) 中國立國原則，為 總理創制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同上)
- (六) 現在是第二期國民革命遭遇嚴重試驗的時期，也就是將要完成使命的時期；亟要全國同胞齊心一致，照著三民主義的目標努力邁進，相信沒有不能達到成功。(二十六年國慶日廣播演詞)
- (七) 無論何時何地，我們要貢獻自己全部體力和智力，和整個的生命，來為黨為國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犧牲。(抵禦外侮與復興民族)
- (八) 我們是以黨治國，黨就是國家一個最高組織，也就是國家一切權力與全國國民的信仰和精神之所歸宿；因此，我們救國復興的根本精神和今後一切教育主旨，就是「忠黨愛國」。(同上)

(未完)

# 主動戰的勝利

謝守恆

孫子說過：「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這句話，就是說千古以來的善戰者，都是要做主動戰，不要做被動戰。東洋強盜派了數十萬舞爪怒牙的小鬼，經過東洋大海的遠道來侵略中國，戰線延長到幾千里之遙，他們被我軍可以攻擊的弱點，隨處都可以發現。但是我們的軍隊，最近正規軍和游擊隊配備起來，乘虛襲擊，從前的作戰方略，日本鬼子配合飛機大砲，坦克車的機械化部隊，向我軍正面猛力進攻，是敵軍為主動戰而我為被動戰，所以往往難取優勢。

現在呢，我軍利用山嶺崎嶇的地形，配合着民間游擊部隊，在韓莊，台兒莊，棗莊，和臨城，濟甯一帶，取大包的迂迴戰略，逼着東洋強盜的機械化部隊失却效用，我軍包抄他們的後路，把津浦線截成

南京圖書館藏

# 爲戰士與民衆準備精神食糧

馮玉祥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演說詞

諸位：

今天全國的派別不同的文藝作家聚於一堂，這樣的精誠團結，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進攻，促成了我們軍事上，政治上，以至文藝界的空前的大團結，這恐怕不是敵人所能料想到的。我是一個軍人，今天也能追隨諸位之後，來參加這個盛會，實在覺得十分榮幸！

自從抗戰開始以來，全國各地的文藝作家已經有了很多的供獻。不過在過去都是各自爲戰，或者只由少數彼此相熟識的人結合成小團體，而各個小團體又彼此不相往來，這樣在工作上力量不能集中，步驟不能齊一，費力多而收穫不大。今天全國各個地方各個派別的文藝作家能夠結合起來，成立這一個全國性的大團體，從此以後，諸位作家的的工作一定能夠發生更偉大的力量。文藝作家是全民族的精神上的領導者；有了這樣一個大的團結，我們整個民族的精神上的團結，一定能夠更堅強，能夠發生更偉大的力量。

我們都知道，抗戰並不是單憑物質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比物質的力量更重要。有人說在抗戰的時期，拿槍桿的人要往前面去，拿筆桿的人要往後退一退，這話是很不對的。譬如一個人，儘管身軀偉大，面色紅潤，若是精神的訓練不夠，他的「內心」還是虛弱的，這樣的人不會成爲有力的戰士。軍隊作戰，給養是最重要的，辦兵站的人要把軍隊所需要的給養，源源不斷的供給；但是兵站只能供給物質的給

好像一條蜈蚣似的，已被切成數段，動彈不得。我軍躲藏在山谷深林之中，飄忽無定，正像孫子所說：「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我軍看到八一三淞滬之役，處處被敵軍所控制；現在我軍之攻守進退，一變過去的應戰態度，而由我作主，小鬼反處處站在被動的地位，被我軍重重夾擊，欲攻則不能攻，欲守則不能守，欲前則不能前，欲止則不能止，敵軍的行動，已被我軍所控制。敵軍行動，往往被我軍所牽制，從此，足以制敵人的死命了。

孫子又說過：「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爲敵之司命。」敵軍最大的弱點有二，（一）戰線延長，因兵力不敷分配，處處露出破綻，我軍可以隨處進攻，而敵軍則陷入腹背受敵的地位。（二）軍心渙散，我們讀矮鬼俘虜日記，都不知與中國爲何而戰，思歸故鄉的心緒甚爲迫切，敵徵來的兵，都有家室之累，不過被軍閥所逼迫，不得不

養，我們的軍隊還需要精神上的給養，這精神上的給養，是要靠諸位文藝作家來供給的。我們全國的文藝作家，應該為作戰的將士辦起精神上的兵站，來加強我們的戰鬥力。

我們又知道，抗戰不單靠前方將士，還要靠後方的民衆，尤其是鄉村的廣大民衆。民衆的精神動員，也是各位文藝作家的任務。關於這一種工作，我個人有兩點意見，願意供獻給今天的大會。第一，我們的工作應該普遍的深入民間，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顧到大衆的文化水準，也就是說要力求通俗化。我是當兵出身，深奧的作品無法使一般民衆領略，我自己就經驗過。寫作的人要設身處地為大衆設想，要寫出大衆能夠看得懂的作品，文藝的力量才會普遍的深入民間。第二，我自己常懷着這麼一種理想，就是：作家們若能在同一時期以同一的取材寫成各種體裁的作品，一定能夠發生很大的力量。舉一個例來說，像空軍閻海文去炸敵軍司令部，飛機損壞，降落到敵人陣地，掏出手槍打死了敵軍數人，因為自己不肯作俘虜，還留下最後一粒子彈來自戕；這種可歌可泣的壯烈的事蹟，若是文藝作家們能夠把它寫成小說，詩歌，新劇，舊劇，電影脚本，大鼓詞，小調，以至於西洋景，在同一個時期，在各地的戲院裏，電影場裏，以至於街頭的說大鼓的，唱小調的，唱西洋景的，都宣傳這一件事，一定能夠給民衆一個很深的印象。又如二一八的空軍大戰，這種曠古絕今的偉績，真是一切文藝作品的最好的取材，我們應該以各種體裁不同的作品來表現它，使它轟動全國，深入每一個人的腦筋裏。我這種意見也許不能算是一個理想，而只是自己的一種空想；不過，我願意請諸位考慮一下。

末了，我敬祝各位作家在大會成立之後，以集中的力量，齊一的步驟，來完成保衛祖國，維護正義的使命。我們保衛祖國，也就是維護正義，維護世界和平。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要得到了獨立與自由，世界和平才得實現，人類的正義才有保障。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要靠我們民族自己的力量來爭取；這種力量就在各位的筆上。

服從軍部的命令。所以一遇我們出奇制勝之兵，把陣地戰，運動戰與游擊戰，三者互為配合，有時聲東擊西，有時避堅攻懈，正如孫子所說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像漢高祖鬥智不鬥力而勝楚項羽，俄羅斯擊壁清野而困拿破崙，都是出奇兵制敵的證明。「戰以正合以奇勝。」這都是兵家作戰的第一原則，先要自己站在主動地位，方能控制敵人在戰場上整個的行動。而我軍始可以動於九天之上，攻守自如了。

在津浦線上，敵人企圖打通津浦線，採取北攻南守的戰略，拿主力軍來突破臨棗台支線，以遂其打通津浦線的迷夢。從本月十四日開始攻擊以來，孤軍深入臨棗台支線的敵兵，已有一個半師團，像這樣的孤軍深入重圍，已犯兵家大忌，在該戰區的地形，又被運河扼其前，微山湖阻其西，三角形山地伸其東，在此犬牙相錯的湖濱山谷間，機械化部隊，早已不能發揮其威力。加以大汶口，臨城間鐵道，已被

# 你們二十四個

吳組緝

## ——投贈孩子團——

你們小小的二十四個，  
是勦頭一把，堡壘一座；  
你們抵擋了祖國的苦難，  
你們把新的中國開拓。

而對着敵人殘惡的槍砲，  
而對着敵人喘氣的咆哮，  
你們挺起了小小的胸膛，  
撇着嘴作鄙夷的冷笑。

看你們那滿帶風霜的臉，  
看你們那倔強的大眼，  
使一切苟安者不能躲藏，  
使一切怯懦者好不羞慚！  
你們的歌聲是一流熔岩，

你們的歌聲是一簇火焰，  
將燒溯那些冰凝的血液，  
將燃起那一塊塊死冷的郊原。

跳動你們靈活的小口，  
唱吧像一個巨人怒吼，  
直唱到正午翻身，  
直唱到敵人發抖！

你大中華可驕傲的小孩，  
且把你們的哀愁拋開；  
你們雖失去家庭的愛撫，  
却緊緊擁抱在祖國的胸懷。

莫想爸爸那一碗稀粥，  
莫戀着媽媽的看顧；  
你們否認自己是幼小者，  
勇敢地來把祖國衛護。

你瓦礫裏生長的花草，  
你們要做暴風雨中的鷗鳥；  
你們要在暴風雨中飛翔，  
你們要在暴風雨中洗澡。

我軍截成數十段，後方的連絡線也已斷絕，運輸與接濟，早已宣告絕望，敵軍正如籠中之鼈，深入於陷阱，在短期內，有被我們聚殲的可能性。

至在津浦線南段的我軍，已配合民衆，採用游擊戰術與敵周旋，使敵疲於奔命，大有窮於應付之趨勢，此種游擊式的接戰，總可以發小勝而爲大勝。

總而言之，目前津浦線戰局，已由被動戰改而爲主動戰，從前我軍據守一村一寨一城以防敵，現在是由敵軍佔據一村一城一寨以防我，彼戰線邊，敵兵不敷分配，不得不由主動戰變爲被動戰的地位，所以敵軍氣餒，勢將成爲強弩之末了。

我們津浦線的民衆，皖北與魯南，民風素稱強悍，爲着自衛其個人的生命財產，以及祖宗坟墓，等到火燒眉毛之上，不得不出死力與小鬼一拚，死爲光榮之死，生爲光榮之生，絕對不願爲牛馬奴隸而生，寧可爲光榮悲壯而死。孫子又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這都是採用韓信背水陣而取趙，凱末爾以安哥拉而復國的兵法，我們站在主動的地位，攻守自如，無論敵人神火威力如何，終必制其死命，全民族在死裏求生的環境中，而獲得最後的空前勝利。

# 我的藝術人生觀

陳銘樞

——引申在全國文協大會上的演詞——

諸君都知道，以我的出身和經歷來說，我來參加這個大會，並且被推為主席團之一，是不配的。但是我被邀來參加，我亦就居然到了這裏。這是我雖然對於文藝是門外漢，而自審平生常充滿着藝術的觀念，融化於藝術的心情之中，可以說是生活為藝術所支配了的一個人，所以就不計自己配與不配，欣然來參加了。

在下次開籌備會的時候，我被邀參加，曾發表過一些對於文藝界——實是對於整個文化界——刺激的話：是說要把封建殘餘士大夫階級的壞習氣——陰私的心理——肅清。這種話好像於文藝界方面無阻，但我們因為這種心理，不知道吃過了多少虧，受過無量的損失，所以不覺憂從中來，衝口說出這樣對於整個文化界（包括了文藝界）的，刺激性的名詞。今天可不然了。我一入會場的門口，胸中便充滿了喜悅的心情；這個心情乃是從會衆中一種光昌氣象——主觀上感覺如是——而引起的。從會衆中表現的光昌氣象，亦可知諸君都具着同樣的喜悅心情。而這種心情，乃是由於前方戰士不斷地英勇犧牲所表現的奇蹟，以及民族國家復興的光明已現在眼前所致啊！我想文藝界的結合——這次空前的大會——是不雜有政治色彩的。因為無政治色彩，所以才表現出無邪的光明昌大氣象。

這是文藝界抗敵協會，我並未預備說對文藝本身的話，僅臨時說一說我對於抗敵和藝術觀念的感想。我對於抗敵的感想頗多，現在單就零碎的雜感舉出數點，或可供諸位文藝家作為描寫作品的着眼處，以有力的文字來描寫：

（一）我每碰着一個士兵，都覺得他是一位聖人，猶如到倫敦時，每見着一個車夫，行路人，都覺得是一位君子一樣。——自然他們是從Gentlemen的社會陶養出來的，我們的士兵則是從不要命的純潔的風氣薰染成的。我記得在民國十五年時，我們國民革命軍中的外國顧問曾讚我國的士兵無有不好的，他們的刻苦，耐勞，勇敢，善戰，實是全世界第一。我當時尚未敢信以為然；直至現在，看了這半年以來抵抗外敵所表現的廣大奇偉的犧牲事蹟，不由我不引為自傲地接受他們這種好評了。我前幾天到協和醫院慰問川軍的陳師長靜珊，談話之間，他感激他的都曲首着新人的戰車砲火衝擊，在慘烈的犧牲之下，屹然不動，無一肯後退者。川軍是這樣，其他各軍亦何嘗不是這樣。所以我常常舉手加額，胸中充滿着感動的心情，從直覺中感到他們都完全是聖人。因此我每碰着一位士兵，都想向他行個軍禮；我雖然未舉起手，但心裏已向他致了最敬的軍禮。

（二）最近魯南臨沂的空前勝仗，是張自忠將軍的部隊打的。這使任何人都意外地歡悅和興奮。為什麼呢？大家還記得蘆溝橋事變後，日寇和漢奸不是企圖用政治與軍事雙管齊下的手段，對張將軍作過許多引誘的勾當嗎？然而張將軍從煙霧中一躍而出，埋頭治兵，這固屬一役，不但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一個直接有力的打擊，而且是對於全國將領的最有力的鼓勵。這是我們抗戰中得來的新生，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悲壯史實。古人說：「有強將無弱兵」，我們的士兵既都是聖人，再加無數

繼起的強將，勝利的光明會要照耀全世界！

如果說藝術有提高人生的功能，那末，不管文藝上那一個流派，不論是寫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對於上面這樣在歷史上放出新的光芒的事蹟，是應該努力表現，盡情歌頌的。我們不是要把文藝當作「載道」的工具，因為一切偉大的史實，他本身就是歷史的藝術，是有血肉的人生藝術。雖然他是藝術素材而不是作品，然而他本身有提高人生，教育人生，感化人生的偉大力量；若有哪個作家能更深刻地予以加工，那一定是不可朽的作品。不朽的作品，在牠產生時並不是超時代超社會的，相反地，愈是抓住這時代和社會的中心事件，愈是對當前的民族國家有推進的助力，這作品才愈能永遠地種在大眾的心裏。

我們在歷史上看到許多大作家，都是一生經驗着最刻苦的生活的人，甚至直到瞑目的時候，也仍然被埋在困苦裏面。現在我也看見一兩位朋友，爲了藝術而出生入死於前方戰地，他們忠於藝術，同時也就是忠於民族國家；爲了這，他們不惜一切地去冒險與犧牲。

最後說到我的藝術人生觀。

上來說過，我自己雖是文藝的門外漢，但我一生不斷地受藝術所影響，自己也抱着應該把生活與工作藝術化的信念。我試回過過去半生中，如帶兵的時候，往往當着全體部下自己指摘自己的錯誤，因而批評部屬的錯誤，把軍中「保持威嚴」的原則打破，然而結果反得到部屬真誠的敬愛，有時激起他們的熱淚。當着這種情景之下，我的感覺是甚麼呢？是藝術。我喜歡運動，不論騎馬，游泳，登山，打球，我每作着一件，明知不可與青年人相比，但總要虛心請教，得到正規的和最新的最有效的才止，這爲的是甚麼？是藝術。又遇着空隙時間，輒要看書，或寫字，或找朋友談話，或試寫文字，在這個當兒，總是領略着藝術；甚至當要寫有重要意義的文字，如關於政治問題之類，在寫的時候，即是自己欣賞着藝術的時候。不僅如此。我對於儒家、釋家的哲學，都尋過他的籬籬，親炙過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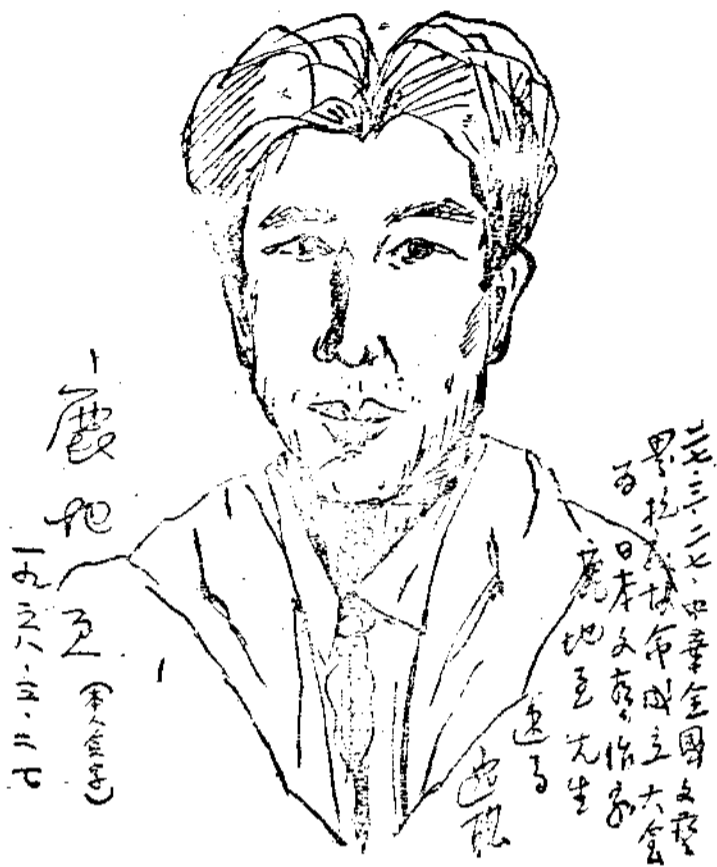
大師宿儒，接交無數新的舊的智識界，對於思想問題，哲學問題，政治問題，及其他問題，在心腦中不知翻過幾多筋斗，然而歸根結蒂所得着的是甚麼？是藝術。所以，說我半生以來全沉酣於藝術之中亦未嘗不可。

當着喜樂時，察覺失度的當念，是藝術；當着歡娛時，得到歡娛的正解，是藝術；當着得意時，反省虛浮的無當，是藝術。從反面說：當着寂寞時，領略振作的平靜，是藝術；當着憤怒時，平鎮失態的心情，是藝術；當着橫逆時，曠視外鑠而自得，是藝術；舉凡胸中梗着任何障礙，當其打破之時，即是得到藝術索養之時。我常常有種頓悟：願我當着衝鋒陷陣或不幸驟然遇着天災人禍，以至臨死之一刹那前，都不失掉藝術的欣賞精神，這就是我的藝術人生的完成。

我更聯想到文藝界諸君當然不贊成爲藝術而藝術，亦不屑爲藝術而生活，或竊笑主觀的藝術自衛自足之徒，不過藝術的人生的精神，乃是具有主觀上無上的素養而融會於統一的客觀上的觀感的。我以為這才是藝術的真理。本這真理，易深探到人生和事物的本質，因素而收到工作——作品——的偉大的奇蹟。現在前線無數戰士的奇蹟太多了，從他們那種無邪的犧牲的精神看來，儘管他們不知道藝術，然實具有無上藝術的人生和其價值。諸君當怎樣把這描寫出來呢？倘能把他們整團的內心和生活、決鬥、事蹟，無遺的發掘揭顯出來，則其影響於抗戰之加速的勝利，和光前耀後之史乘的價值，爲如何！這是本我個人的藝術人生觀作區區的貢獻。

文藝的力量是無形的，因爲牠是思想與感情的融會，但正是因爲這樣，牠的力量才最偉大。歐洲的近代政治革命，是文藝復興爲之前導，中國的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至有今日，也在文化藝術上先起了若干前驅的改革。這是藝術影響政治，政治又影響藝術。所以在今天，我們不但希望全國文藝家發揮其藝術的武器的力量，以提高國民精神，戰勝暴敵；而且對於其他方面的人，也希望其尊重、愛護、信仰藝術。





日本反侵略文藝作家鹿地亘先生及其夫人池田幸子，爲反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之健將。被迫出國後，潛居上海。八一三戰起，恐受日本軍閥謀害，逃至香港。展轉來到漢口。三月二十七日，鹿地氏偕其夫人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曾有熱烈之演說，略謂中日兩大民族應真正聯合起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軍閥。右爲畫家蔣逸聰先生即席所寫。原交大會主席邵力子部長，邵部長特囑在本刊發表。

編者。

鹿地亘先生爲本刊題詞

抗到底社のため

戰爭が武器によつてのみ遂行される時代は過ぎた。これを知らぬ者は近代の落後者である。

一九三八、三、二七

鹿地亘

(譯文)

僅僅用武器來執行戰爭的時代過去了。不懂得這個的人是現代落伍者。

此應

抗到底社

胡 風譯

# 招待孩子劇團記

何容

孩子劇團到了武漢，很引起了社會的注意。

二月十六日，馮副委員長招待了他們一次，邊邀請張向華將軍，劉清揚女士，白桃先生作陪。

吃完了飯，張將軍有事先退席了，馮夫人李德全女士，同劉清揚女士，給這些孩子們種牛痘，因為他們從上海來到武漢，沿路受了許多大人都受不了的艱難困苦，有些孩子已經生了皮膚病。對這些孩子們贊揚，鼓勵，是應當的；可是更重的是要愛護他們。馮夫人想到給這些孩子們種牛痘，就是知道怎樣對他們加以愛護。

馮先生覺得單請他們來吃頓飯，沒有意義，還得請他們表演一次。於是，在種過牛痘之後，馮先生把朋友們和工作人員，都邀到客廳裏來聽他們唱歌。大家都到齊了，馮先生簡單的報告了今天招待他們的經過，便請他們開始唱歌。他們唱了幾個不同的歌，人們的情感隨着他們的歌聲與姿態而變動；他們慷慨激昂，聽的人不能不跟着慷慨激昂；他們悲憤，聽的人不能不跟着他們悲憤。『流浪兒』一曲，現身說法，感人最深。他們唱到『爸爸媽媽全被殺死』，人們的眼淚湧到了眼眶，浸潤了眼眶；他們唱到『我們在砲火下長大，爸爸媽媽報仇！』聽的人隨着他們堅決的表情，又興奮起來。他們之所以能夠動人，一半是因為他們的歌曲，一半是因為他們是孩子們，『大人』們的赤子之心，和他們的赤子之心起了共鳴。大人們不能把國家弄好，使這些天真的孩子們作了流浪兒，而且還担負起救亡的工作，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覺得感愧的。看了這些流浪的孩子們，再想到戰區內那些被轟炸，被遺棄，被屠殺的孩子們，各種不同的情感會一齊湧上心頭，真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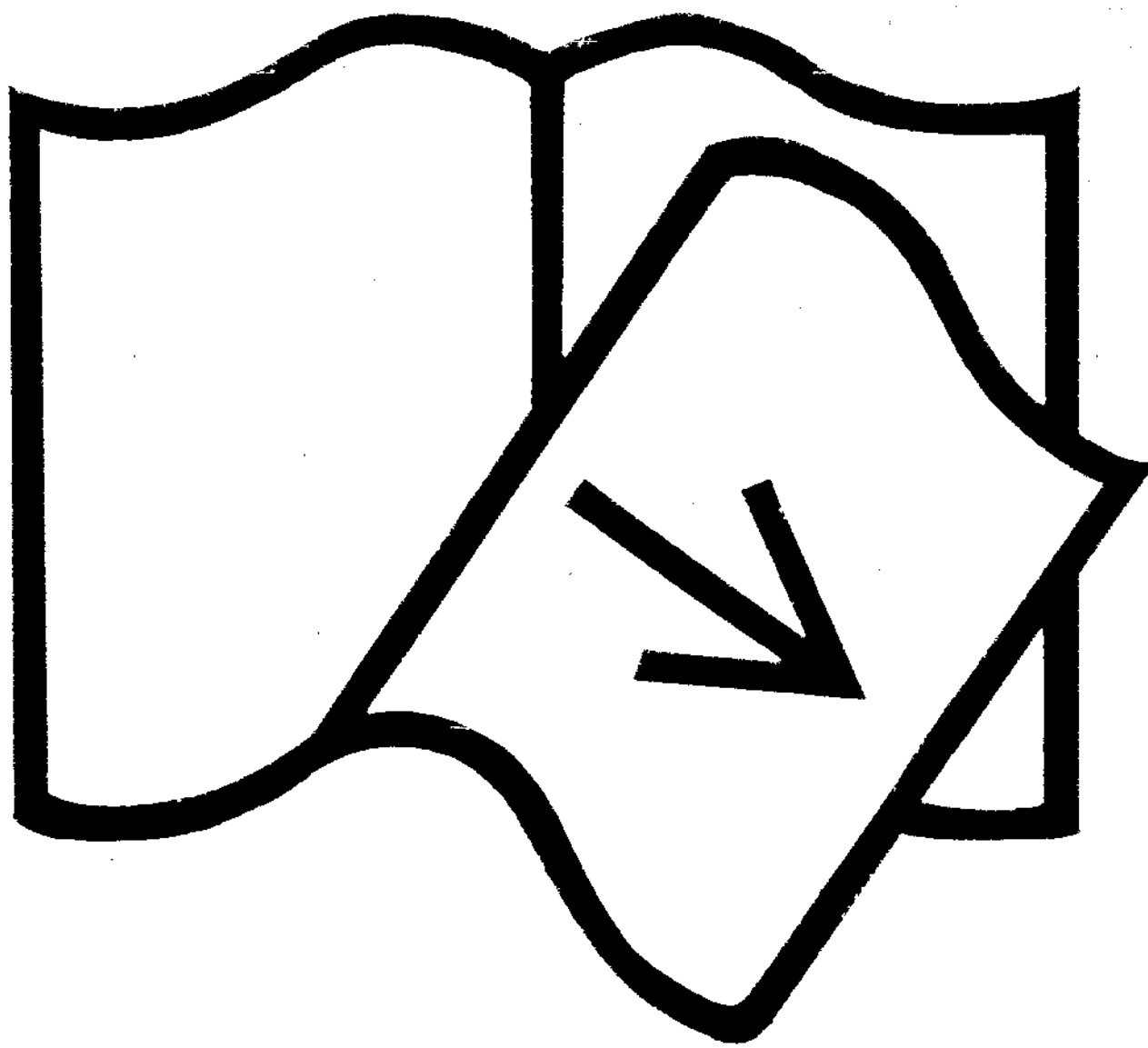
孩子們唱完歌，由『孩子頭』吳新稼報告他們的劇團成立的經過，工作的情形，和由上海來到武漢，沿途所受的艱難困苦。聽說這個『孩子頭』纔十九歲，他上過初中二年級，還教過書，編過副刊，管過賬，無怪乎他能够領導這二十多個大小小從八九歲到十八九歲的孩子們，翻過一切困難，而且還能到處作救亡工作。

他們要求馮先生講話，馮先生用很慢很低的語調，說了幾句很簡單的話。他說：『我看了你們這一羣小弟弟小妹妹，又聽了你們唱歌，使我的眼淚要往外流，又要往腔子裏流，更使我講不出什麼話來。我只能告訴你們，你們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地方，我都願意盡力幫忙。』這幾句話恐怕不是天真的孩子們所能真切的瞭解的。孩子們不會知道他們自己的力量偉大，能够感動得一個曾經統帥三軍，身經百戰的老將軍『說不出什麼話來』。『盡在不言中』的情感，如何能够使天真的孩子們體察得出來呢？他們雖然做了許多大人們所不能做的事，受許多大人們所不能受的痛苦，然而孩子終是孩子啊。

接着是馮夫人講話。她瞭解孩子們的心理，她的話句句打入孩子們的心坎，能够使孩子們得到安慰，得到鼓勵。她，像一位幼稚園的保姆，用問答的方式，向這些孩子們講話。大意是說：『你們現在雖然失掉了爸爸媽媽哥哥姐姐，可是無論那一個看見你們，聽了你們唱歌，都願意作你們的爸爸媽媽哥哥姐姐；你們失掉了愛護你們的人，愛護你們的反倒更多了。你們現在用你們的力量來作救國的工作，你們還應該記着，有許多同你們一樣的小弟弟小妹妹，有的被敵人殺死了，有的被敵人搶去了。你們受了很多的痛苦，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比你們更痛苦。我們要打倒日本鬼子，纔能救出我們那些小弟弟小妹妹，纔能給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報仇！』孩子們幼稚的心靈，受了她的話的感動，感情隨着她的話而反應，全場的空氣，由活潑喜悅，而嚴肅緊張。

隨後還有在座的許多人分別來講話。最能使孩子們感動的是頌白的邱老將軍頌章。老頭兒覺得小孩兒可愛，小孩兒覺得老頭兒可親。他的話能使孩子們喜悅，全場中嚴肅緊張的空氣，又化爲一團和氣。

講完了話，孩子們又唱了幾個歌，還有兩個小朋友對唱的『梨膏糖』。這首歌正好是在這喜悅的空氣中來演唱。最後，馮夫人說在座的人應該合起來唱一回。於是全場的男女老幼，有糾糾武夫，有長袍文人，有五六十歲老頭兒，有十來歲的孩子，由那個小指揮來領導，合唱了一個義勇軍進行曲，這個聚會便結束了。



缺

11

-

14

页

島上，連共患難的朋友們也棄會了他們。他們坐在了廟門外的破石塔上。

(2)

太陽快落下去，一羣羣的歸鴉扯着悲長的啼喚。緩緩的，左顧右盼的，偵我可以安棲的大樹。他們五個還不如這些烏鴉。住在廟中大概可以沒有問題，可是住『並』不是一塊地方的意思。烏鴉是可羨慕的，他們自己帶着羽毛，他們不能就那麼臥在地上，連張可以墊在身下的報紙也沒有。

「咱們得先給牧乾想主意！」扁臉的易風向厲樹人說，眼睛故意的躲着平牧乾。「她不應當跟着咱們受這個罪！」

厲樹人點了點頭。他同意這個說法，可是想不出辦法來。

平牧乾，正像易風所願慮到的，想抗議：她『怎麼』不可以受這個呢？不錯，假若有個女同學在一處，她當然能够更自由更方便一些。可是事實既不這樣，爲什麼她就不可以硬挺下去呢？有什麼理由不應當硬挺下去呢？她想到了這些，她有往下硬挺的決心，但是飢餓疲乏已使她講不出話來。不便說什麼，她心中反覺得安靜了一些，像個有決心，不多說話的硬女兒。

「你們在這裏，別動！」曲時人說着，立了起來。「我去碰碰看。我在這裏有個朋友，看他能幫忙不能；你們千萬別動！」他的胖臉上似乎已瘦了一圈，可是還撐着勁兒把眼睛睜得很大。走出幾步去，他又回頭囑咐了句：「可是千萬別動！」

曲時人好像把陽光都帶了走，破廟門上紅了一會兒，空中已慢慢起了一層停勻的黑影，掩去餘霞的明彩。麻雀們開始在門樓上低聲的囁嚶，像已懶得再多談的樣子。

「看樣子，我們沒法再往下住，」金山彷彿專爲抵抗那漸漸深厚的黑影似的，揚着頭向空中說。「再有車，咱們就得走。」

「上哪裏去呢？」易風搖了搖頭，語聲很低。

「走也好，不走也好，」厲樹人立起來，兩臂來回掄動着。「在國運不強的時候，個人能決定什麼呢？」

「反正我不預備再去讀書，」金山也立了起來。

「我也不能再拿書本！」易風想了一會兒，「哼，我真願意扛起槍來，在黑夜裏，頂黑的夜裏，去打一仗，子彈打出去的時候，發着紅光，像雷上雷的那樣！我的脾氣爽快，最好是去當兵！」彷彿是覺得把自己說得太多了，猛咕叮的他轉了灣：「牧乾你呢？」

「我？」她愣了一會兒，好像是沒有聽明白。「我不知道我會作什麼，和應當作什麼。我只覺得我有點用，我也覺得四面八方都等着我去作事——」

「陰城反正沒等着你！」金山的自負和聰明往往逼迫着自己給人以難堪。

「你怎麼知道？」厲樹人把話接了過去。「你不能拿今天的事斷定明天。假如你相信陰城無望，那就是你不相信中國會復興起來！」

易風沒等金山開口，「餓着肚子先別拌嘴！」

「這怎麼是拌嘴？」金山反倒把槍口對準了好心的易風。「我不過是那麼一說，誰又真相信——」他把話咽了回去，因爲下半句有點自打嘴巴。

大家又都沒的說了，天已黑起來，破廟裏外都非常安靜。立着的又坐下，彷彿這樣便可以使曲時人早些回來，可是許久許久連個人影也沒有。心裏越急，天上的星越密，密得幾乎使人害怕；漆黑的天上，滿滿的都是細碎閃動的眼睛。

「這小子大概不會回來了！」易風對自己念道着，並沒希望別人答話。

待了一會兒：「他也許迷路了路！」這聽不到應聲，他決定把話都說給自己聽：「朋友不在家，可能！在家而不願幫忙？或者他獨自留在那裏，把——」

「少咕唧點行不行？」金山沒有好氣的問。「我心裏直鬧得慌！」

易風不再念叨，把頭低下去，閉上了眼，想忍一個飽兒。

廟前的巷裏過去幾輛小車，前後兩個賣燒雞的，人聲與喧喚是那麼清亮。可是他們面前始終沒有人過來，彷彿前巷裏是另一個世界，絕對與他們沒有關係。風漸漸涼起來，風越涼，星越亮，他們心中越發發辣。易風的頭上見了一些涼汗。他又想說話，可是只咳嗽了一兩小聲，心裏說不出來的難過。平牧乾也撐不住了：「他怎麼還不來呢？」

她這一句，其實是與易風的話完全一樣，可是由她口中說出，大家立刻都心軟起來，一齊把關切與盼望全表現在言語中；話很多，都不很扼要，可是彼此間增高了同情，像兄弟姊妹那樣互相安慰，而且把抱怨曲時人改爲懸念與不放心。

大家正在這麼嘍嘍囈囈的亂說，曲時人突然走到他們面前，使他們驚喜，一齊發問，並且兒氣的拉住他的手與臂。

(8)

到了沈宅，已差不多是九點鐘了。

洗桂秋——曲時人的朋友——的臉俊美得使人害怕，像電影中以風流漂亮馳名的軟性男明星那樣可怕。明亮的眼，雪白的牙，光澤香潤的頭髮，使人驚異的細緻白滑的皮膚，加上最講究的西裝，再加上最高傲的淺笑，與最冷高的話語——句子短，音聲甜脆；他自頭至腳無一處不顯出目空一切，超眾出羣的神氣與配合這神氣的修飾。

屋中的擺設佈置，都非常的雅潔得體，好像每一件小東西都在感謝他的主人的恩惠而竭誠的爲主人服務與捧場。那淺灰地氈竹花樣的地毯，像用那些細潤絲軟的毛兒掃着他的腳，教他每個腳指都落得舒服合適；別的物件也都這樣從主人得到光榮，然後竭盡才力的散發出効忠的光輝。

曲時人的脚背先把地毯上的綠竹葉蓋上了兩個大脚印，洗桂秋的眼微

微的一皺。他——曲時人——沒看見這個皺眉，仍然熱烈的，真誠的，嚮裏嚮叨的給大家介紹：

「厲樹人，學哲學的，好朋友；平牧乾，藝術家；金山，才子，什麼也不學，什麼都會；易風，英文學系二年級，直爽可愛！洗桂秋，我的好朋友，思想最激烈不過！」

「哪裏？坐，坐！」洗桂秋手中鬆鬆夾着的烟捲輕巧的向沙發上點點。大家的手，脚，與心，幾乎完全沒有地方放。臉上的泥，鞋上的土，衣服上的血跡與泥污，本來就足以使一個青年自慚形穢；而這些又是放在這麼明潔的環境中，他們覺得那沙發上是有刺。特別使他們難過的是洗桂秋，他們的裝滿了憂鬱悲憤的心裏，萬沒想到在這個破亂的國家裏還能有這樣的人存在。由自慚漸漸的變爲厭惡對面的那個明星型的青年，他們願意立刻回到破廟去——那裏最宜於他們，正像這裏最宜於這個明星少年。平牧乾極慢而堅決的把脚藏起去。金山却故意的把兩隻滿是塵土的鞋伸出來。洗桂秋的眼角擦到了這雙鞋，可是輕快的轉向平牧乾去：

「妹妹就來陪平小姐。」他的頭微微一點，腮上可有可無的現出一點點笑意，而後把香烟放在唇邊，揚起頭想着一點什麼。

「我們——剛纔不是告訴你了？——還沒吃飯！」曲時人絕對的不管什麼是應有的客氣，或者幾乎是故意的假充鄉下老，假如他也會假充的話。

「就來，就來！」洗桂秋向大家說，表示出鶴立雞羣的氣概。然後橫過院子來，肘平，頭微偏，用着不看並沒多大關係的眼神找到手錶。「還早，剛九點；我一向是十點左右吃夜飯的。」

僕人進來獻茶。

「先吃杯茶，飯後有咖啡。」然後，洗桂秋的眼仍看着大家，而語聲低重了些，表示出是向僕人發令：「去請妹妹！」

僕人做個懂得規矩的大貓似的，輕巧的走了出去。

(4)

洗桂枝沒有她哥哥的俊美。臉上分明是費盡了工夫修飾的，可是並沒有多少美的效果。眉畫得極細極彎，頭髮燙得非常的複雜，藍眼圈，紅嘴唇；可是眼睛沒神，鼻子小而不很秀氣；使人覺得那一番修飾有些多此一舉，而那又恰好是他自己的事，不便多口。或者她自己也略微知道點這個情形，所以把衣服裁縫得極講究，這隨時的作出許多靈動的身段，要用風度補救姿色上的缺陷；假若這還無濟於事，她最後的一招是用嬌貴傲慢去反抗着一切。

一進屋門，她便奔了平牧乾去，用極嬌婉的聲音，和最柔媚的姿態，坐在牧乾一旁，向他親近。說了些話，看過了自已的細白手指，又拉好了膝上的衣帶，她纔向大家淡淡的一點頭，似乎是不屑與他們這羣小子過話。她的哥哥也就沒張羅給她與大家介紹，彷彿大家必會理解她是他的妹子，而大家是誰便無須教她勞神了。

坐了一會兒，她把牧乾拉走，去梳洗梳洗。

她們出去，大家想不出有什麼話可講。曲時人既是介紹人，本想說幾句，省得發僵，可是連乏帶餓，他止不住的打哈欠，落着很大的淚珠。大家，像受了傳染似的，也都跟着張開了口。他們恨不能立刻歪在沙發上，睡去；飯吃不吃已似乎沒多大關係了。可是他們必須勉強掙扎着，因為酸澀的眼前，還有那麼一位俊美的明星。他們幾乎忘了他是誰，但又必須承認他有一種威力與優越，不能在他的面前太隨便了。這種勉強的掙扎，使他們感到非常的苦痛，好像是受着一種非刑。

好容易，她們回來了。平牧乾的臉上也擦了粉，髮上抹了油。洗桂枝懶懶的對桂秋一笑，似乎是說：『看我多麼有本事，連個透難的女子也能被

我打扮得怪水靈的！』牧乾的確是很好看；桂秋對她更客氣了許多，就是厲樹人們也好像忽然看見了一個新女友，把膽意消失了一些。同時，他們又想要責難她，不該任着桂枝擺弄，看看俊美的牧乾，他們幾乎要害怕起來，生怕她不再與他們同行；雖然她老不去吃苦受罪，也並不是不可原諒的事。

(5)

飯後，大家的精神壯起來好多；雖然還很瞢眊，可是可以勉強支持一會兒了。飯食很好；惟其因為很好，所以倒引不起大家的感謝。他們根本看不上洗家兄妹這種生活，他們的心完全沒在飲食起居上，他們是流亡的學生；亡國的滋味不是一頓好菜飯所能改變的。

假若洗家兄妹真得到感謝，那只有一個辦法——允許他們快快去睡覺。可是，桂秋早已決定好要和他們談一談，教他們知道他是何等的高明與激烈。吃了他的飯，就必須聽他的議論，這是一種責任。他們眼；他有覺得很濃很香的咖啡，給他們提神。

喝過咖啡，他們的眼都離離光光的睜着，身上酸軟，可是心裏離心離肝來了一股飄搖不定的精神。連洗桂枝沒有精神的眼也放出一些興奮的光兒來。洗桂秋點上了長大香貴的雪茄，噴了一口烟，向大家揮嘴一笑：

「時人，請告訴我，你們幾位都站在什麼立場上去救國呢？」他把「救國」兩個字說得特別的不受聽。

曲時人一時答不出話來。扁臉的，心直口快的易風開了口：

「以我自己說，我沒有什麼高明的見解。立場？我看把我所有的力量拿出來，直接的或間接的去殺幾個敵人，便是我的立場。一個兵，只能流出他所有的那些血；但是每個兵若都能為國流盡他的血，便是肉作的長城。別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桂秋看着雪茄烟的頭兒，嘴角漸漸向上兜。等易風說完，他假笑了一下：「假如咱們也都像兵們那麼簡單，咱們的頭也不過是白流在地上，對誰也沒有好處！」

「你說應當怎麼辦呢？」易風趕着問。

「我們必須有我們的政治的立場與信仰。」桂秋的脸上，一點笑容也沒有了，語氣非常的堅決。「假若在最前進的理論與信念裏，流盡我們的血，我們的血便沒有白流；反之，我們只是自殺。在最前進的思想裏，救國等名詞是凡庸，爲國捨身是褊狹。最有意義的流血，也許無益於國家；國家滅亡，也許正是真正和平的實現。」

「假若明天敵人來到這裏，」金山的圓眼放着攻擊的光兒，「你怎麼辦呢？」桂秋又笑了，可是輕蔑的：「崇高的理想和瑣屑的現實中間，有個很大的距離；我不願爲自己顧慮什麼。」

「你也不爲被殺戮殺劫的同胞們顧慮什麼？」金山的眼光好像要釘入桂秋的肉裏去。

桂秋冷笑着起來：「老實不客氣的講，我實在不願聽同胞這一名詞，同志似乎較好一些。假如同胞們被日本人殺掉，而同志可以乘機會發揮戰鬥力量，那也無所不可！」

「你們說點別的好不好？」桂秋皺着眉，縱着肩，極嬌弱婉轉的說：「說點，比如，戲劇與電影。嘿，牧乾，明天咱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牧乾笑了笑，沒說什麼。

「這倒是個困難，」桂秋用雪茄指着他的妹妹，「日本要是真到了這裏，咱們可就沒有電影看了！」

「你老是這樣吓嚇人！」桂枝極敏捷的立了起來，擡起那鮮紅的嘴唇。「我已經愁了好幾天！萬一日本來到，咱們得逃走，咱們的東西怎麼帶走呢？」

「有錢，哪裏也有東西，我的小姐！」桂秋真的笑了，似乎他很愛他的妹妹。然後，他急忙的板起臉來，向大家說：「仇恨是軍人與軍人之間的，諒解是人與人之間的；把國家觀念放在一邊，用不着流血呢，心中就非常的豁朗；必須流血呢，效用就更大，至少大於爲國報効。」

「你看，我們幾個都應當——」曲時人老老實實的問。

「應當把熱心放在冰箱裏去冷一冷！」桂秋因爲得意，把烟灰落在了地

毯上一堆，想低頭去吹一吹，又不屑於，心中頗爲混亂。

「成個冷血動物！」金山機進去一句，也很得意。

「熱血的小國民，冷血的世界革命者！」桂秋的眼掃射着大家，似乎等待着大家給他鼓掌。

厲樹人忽然立了起來：「對不起，我們若能睡在這裏，現在就是睡去的時候了。我們太疲乏了。」

「咱們先走，」桂枝扯起牧乾來，而後向大家一扭身：「Good night！」

「那麼就明天再談，」桂秋有些失望。「明天十一點吃早餐。時人你喊一聲趙元，我會帶你們去休息。」他慢慢的立起來：「可，別走，明天咱們還得暢談！吃住都不成問題，家裏很有倆槽錢！還有，在這裏說什麼激烈話也沒有危險；陰城那幫官吏還不敢來捉拿我！趙元！那個貓似的僕人已立在門外，」明天預備好各位的牙刷毛巾，牙刷要那種中間窪下去的，毛巾要先用開水燙好。」

金山想故意的說，他可以不用刷牙洗臉；剛要張嘴，厲樹人拐了他一肘。

(6)

曲時人幾乎是把衣服還沒脫完，就睡着了。

金山因咖啡與剛纔說話的刺激和興奮，連串的打哈欠，而睡不着。聽見厲樹人在床上翻身，他問了句：

「樹人，剛纔你爲什麼一言不發？」

「有什麼可說的。他什麼都有，只欠一點前進的思想，所以就拿思想作個玩藝兒耍耍。思想，有兩本書就夠說半天的；賣命，可是得把所有的——一切都犧牲了。一個殉國的壯士，哪怕他一個字不識呢，是和聖人有同等價值的。跟他——桂秋——有什麼可說的呢？他要跟咱們講理論，理論永遠講不完，而敵人的砲火並不老等着我們。理論永遠越講越分歧，而戰爭須要萬眾一心——軍隊裏只有命令，不許駁辯。」

「假如敵兵真來了，你看他怎麼辦？」

「他會上香港去請立憲去！」

「咱們明天怎麼辦呢？」

「快睡，明天早早起來，再想辦法。」

「噫，咖啡我就睡不着，這小子真損！」

厲樹人沒再言語。

(待續)

## 傷兵慈母在宜昌

——周明棟夫人來函——

鑑於二月二十一號搭大慶輪西上。輪上有重傷兵七十人，由漢抵宜昌，據云六日只換藥二次。傷兵們都說甯願飯不吃，傷口必須每日換藥。船舶主任云：「藥料不夠。」傷兵因而大吵，鑑聞之，即向主任說：「船請慢開。鑑當回家去取藥及紗布等……」回家始知綳帶布所存太少，乃至女青年會設法。承女青年會贈綳帶一百餘捲，又承慰勞會張女士贈單衣七十套。外子又買了七十盒點心，於是又折回船上去一一分贈。每日晨起，領導流亡的護士生去換藥。直到二月二十七號始平安抵宜昌。在宜各機關及十五、二十一各後方醫院均需要船隻搬運，江水又淺，大船不能行駛，只民生公司有小船數艘可以入川。鑑與流亡護士生二十人在此候船，焦急異常。國難危急，時間如何可以荒廢？故於本月八號，親往一百三十三及八十六兩後



方醫院慰問抗敵受傷將士。資力所限，只購八千雞蛋，八千芝蔴餅帶去。每人分送雞蛋五只，蔴餅五個。受傷將士不勝歡躍。有百餘位是由第五陸軍醫院轉宜昌後方醫院者，一見鑑來，大叫：「周太太你來了！」當時悲喜之情，難以形容。他們述說醫院內容欠佳，……鑑聞之，痛心異常。鑑身為婦女，力量薄弱，只得空言慰勸他們：「因國家第一次對外抗戰，凡事均未曾預備十分妥貼，所以有的地方使你們不滿意，政府應該對你們抱歉。候得最後勝利，定能大大的嘉獎諸位的忠勇。」鑑隨第五傷兵醫院服務，一切生活都軍事化。吃的是大鍋菜，每人一碟，都是蔬菜，缺油乏味。我帶的流亡護士生，均吃得病了，看着實在可憐。鑑不得已，將伙食由自己管理。每五人一班，上午煮菜，下午到傷兵醫院去寫信，慰問，談話。不覺已過過了月餘光陰。現今院長回漢，催要船隻，大約月底或四月初，可以起程赴川。鑑但願早日入川，以便早日正式為傷兵服務。……周蔣鑑謹上 三月二十五日

# 爲傷兵服務的經驗

湯一雯

在去年十二月中旬，經友人的介紹，來××休養院服務。休養院，顧名思義也可以知道他是受傷官兵傷愈後休養之處。受傷官兵在醫院中的生活是不大有紀律，不大受管束的；一旦傷愈就要他們歸師，立即像小鳥入籠，由極端浪漫生活到極規律生活，不但心理上受不了這迅速的改變，就是生理上也有點吃不消；爲要和緩這驟變，才有這休養院的產生。休養院沒有營房，爲了避免敵人轟炸，所以散居在鄉村中。雖然間或也有操練，但因爲長官都不是原師的，所以管理方面也不便過嚴，何況有些兵士也不聽調動。因此，他們終日逍遙浪蕩沒有事幹。當局有鑒於此，創設休養院服務隊，希望在娛樂中給他們一點教育，談話中給他們一點鼓勵，並且居於中間人的地位，使軍民聯合一致。這服務隊有一大隊，分二小隊，共二十餘人：第一小隊在××，第二小隊在××。每個隊員每月由傷兵管理處慰勞股及婦女生活改進會給津貼十二元。我們的隊中男女隊員各半，有大學畢業生，大學生，中學生，程度最低的也是初中畢業生。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個性，但是大家都是抱着服務的決心，不怕吃苦，不畏艱難，抱着互助的精神，坦白的態度來工作。二月來的工作，使受傷官兵已經感覺到本隊的不可少。每天在俱樂部中玩，連飯都忘了吃。每兵每官差不多都認得，至少他們都認識本隊隊員。過經日久，對於他們個性也有了相當的認識。接着他們的脾氣就好對付他們，知道他們的個性就好談話，由談話可以了解他們的一切，然後就可以鼓勵他們，督促他們，他們的性格，雖說人各有異，但大體都是很浪漫的，坦白的，剛強的，多疑的。

我所說的浪漫，不一定是耽溺於酒色，乃是說不受任何拘束，勇敢，好奇；英文的 Romantic，也許較爲恰當。他們都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態度；心裏不痛快，就一鼓而飲三盞，那管他醉得死去活來。醉得太厲害時，啣着筷子睡在露天，醒來還是一樣的喝。烟是更不可少，手指頭永遠是黃色。無聊的時候，一個人對着牆壁噴烟圈，想在吞雲吐霧中，尋求他們的夢；把掛在牆上的衣物當着敵機，烟就算是高射砲，烟圈就算是鋼彈。你勸他說：「同志！烟酒吃多了，會妨害你的健康！」他若與你稍熟，他會俯首貼耳很感動的發誓說：「好！我再不吃了！」但過了兩天，又依然如故。若是與你不大熟，他便會說：「健康？我們要什麼健康，難道還打算活一百歲嗎？」你只得苦笑一聲說：「希望你們爲國保重！」有一次一位傷官問我：「人生處世究竟應當持什麼態度？你的人生態怎樣？」當我說完以後，反轉問他時，他說：「我沒有人生觀，活一天算一天，吃國家糧替國家拚命，此外對自己所好，所愛，所憎，所厭，應盡量發揮自己的感情，一點也別隱藏！」

「假若沒有達到你的目的，或環境不允許你發洩感情時，你也感到痛苦嗎？」我問。

「痛苦？對我毫不發生作用。身體上的痛苦，別人不能忍受的，我咬着牙受住。三次負傷，還怕什麼痛苦？精神上的痛苦，我也受慣了。我能罵就罵，我要打就打。至於打了罵了以後，我有什麼害處，管得了許多嗎？冷嘲，熱罵，輕視，勢利，我都受慣了，所以我生活中除了「立正」「稍息」以外，我的感覺是遲鈍極了！」他感慨很深的說。

的確，他們不研究什麼「人生觀」，也用不着什麼哲學思想，縱情所欲，爲所欲爲。

他們第二種性格是坦白。他們不會吞吞吐吐，不會轉灣抹角，不會旁敲側擊，純潔坦白得像幼稚園的小學生。（當然有些傷官是例外。）比如他說：「同志！你給我寫一封信，好嗎？」如果不該你寫或不能寫的話，你就說明：「不該我寫，我帶你去。」或者說：「我沒有工夫。」要是滑頭的就說：「好！一會兒就來！」他就死命的等你；你不來，他就要罵你。第一次見面，他就會向你訴說身世，尤其喜歡談他受傷的經過。有時覺言語不足以表達，還要手舞足蹈的講。有的告訴你：他怎樣在衝鋒，衝了過去怎樣在敵人的沙袋邊躲着，敵人的坦克車從沙袋上過，怎樣爬上坦克車向裏擲手榴彈，怎樣受了傷。有的告訴你：他是機關槍手，在戰場裏斃了五十多天還沒有受傷，一營人只留下五人。他說：「前線大砲機關槍聲，咯！咯！咯！真是好聽！炸彈的碎片利的一下從腿旁溜過，一看倒像剛出爐的紅鐵，幸虧沒打着。刺的又是一下，覺得什麼東西在腿上過去，一看流了血，哎呀！帶了彩啦！」他們還喜歡說他們當兵的原因：例如因爲家窮，因爲全家被炸死，因爲受別人誘勸，因爲在家跟表叔打架，不小心一下打死了，就逃出來當了兵，因爲……希奇古怪的事多着呢。請你寫信的時候，他的家事也會合盤端出：例如與妻子兩年不說話，繼母在家不好，等等。講到戰場上的事蹟，就好像你也上過戰場；講到個人的哀愁憤恨，就好像你是最能跟他表同情的人。

他們第三種性格就是剛強。無論什麼事，服軟不服硬，半句說得不對頭，就罵起來；你如果也罵他，他就會與你打起來。你要動棍，他就動刀；你要動刀，他就動槍。他會挺着胸說：「哼！俺還怕你！」有時在街上遇見他們因一角錢與小舖的老板爭吵得幾乎要動武，老板說：「不行！」

他說：「偏要你行！」那就糟了。只要和顏悅色的問他：「同志！你幹嗎？」他馬上面紅耳赤的說：「沒有什麼！」老板就勢下台，一場風波也可以平息。

他們第四種性格是多疑。因爲已往一般人的錯誤觀念是「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自強的兵士們最怕你看不起他。他們大多數知識稍差，對知識程度高的人，總呼之爲「先生」。有的願意同你談談國事，有的願意談談個人難解決的問題，有的要談人生觀，等等。他們問到一個問題，就得很真誠的給他講，否則他說你拿架子。雖然日子處得很長，談得很投機，他還會疑心你對他不誠。有一次一個青年的傷官，平常跟我們最熟悉；他爲人坦白直率，談起話來，滔滔不絕；在我們覺得已經很熟，沒有隔閡；但在臨走的一天，特地跑來說：「你們對我的性格懷疑嗎？」突如其來的話，叫我真不好答。經我再三表白，他才放心。他怕我們說他浪漫，他說：「我們來這裏是把心洗滌得頂乾淨了才來的。」他怕我們疑心他有什麼越軌行爲，他聲明：「我們來到這兒都是極其謹慎的。」你如果不把話說清楚，他會一夜睡不着。

因爲他們這種種性格，對待他們必須極其謹慎。我們要處處爲工作設想。有人說傷兵不講理，腦筋簡單，粗魯，這都是武斷的話。我們要認定「傷兵」也是人，有理智有感情的人；不要怕他，討厭他，躲避他；希望他們生活入正軌，就得體諒他，希望他再上前線殺敵，就得鼓勵他們；希望他們不擾亂治安，就得用和順方法感化他們。以我兩月來的經驗，我覺得以下數事是應當注意的。

(1) 態度要嚴肅誠懇。我所謂的「嚴肅」並不是說要板起面孔，做出道貌岸然的樣子。（而且要切忌這種態度。）「嚴肅」是落落大方，一視同仁，若即若離；這才不致於引起他們的邪念。千萬不要與任何個人特別

親近，更不要在他們中間找愛人！否則人言嘖嘖，有口難辯。這都是服務的婦女最應當注意的。態度總要大方，如果未開言臉先紅，他們會開堂大笑，拿你開心。對你根本沒有敬仰心，你還怎麼能夠勸感他，督促他，領導他呢？如果你見着他們就捏鼻子，皺眉頭，他們一定發生反感，也許就要罵你。他們爲國負傷，到後方來沒有人常常給他們換藥，清燭生膿，這是應該同情的，你見着他們表示厭惡，他一肚子的怨氣當然要向你發。如果他向你談心腹話，你並沒有表情，他下次就再也不說了，或者明白告訴，你是敷衍他。他向你討論一個問題，你唯唯否否，他就覺得沒有問你的必要。如此，你還怎樣能進行你的工作呢？

(2) 言語要婉轉堅決。對他們態度要和順，言語要婉轉堅決。比如俱樂部中的圖書是不可以借出去的。如果他硬要借，便應該很和順婉轉的給他解釋不能借出的理由。他如果再強橫，也要好言解說，千萬不可讓步；一次讓步，下次就不好辦事。他處處不往你，也就要找方法轉圓。好話不妨多說，但主張不可搖動；這樣才不致於得罪人，也不妨礙工作。千萬不要以爲「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人總是有理性的，只有站在「理」的立場，同他講「理」，才能拿「理智」來感服他們暴燥的「感情」。切不可硬着脖子紅着臉同他對吵。有一次在元旦開一個軍民聯歡大會，希望用遊藝的方法來教育他們，鼓勵他們。爲限制人數，事先發了票。那天許多兵士都來了，但有些是沒有票的。開場他是那營那連，誰他等等，說要是人數不擠就請他來，有的覺得笑臉難犯，也只好聽命。但是有一個却極其強橫，奪過收票員手中所有的票，一齊撕掉，並且還要打人。我上前去問他：「同志！什麼事？」

「什麼事！他爲什麼要票？俺沒有票，不要俺進去，俺就打！」他氣忽忽的喊着。

「今天是元旦日，大家快快樂活的，爲什麼生氣？我和善的勸他，『票的用意就是對人數稍加以限制，決不是不讓你進去。我們來是爲你們服務，今天這會也是爲你們開的，不過是請你稍微等一等。』」

「走！走吧！」旁邊的同志看見和善的態度，婉轉的語言，也自知理屈；結果他也隨着走了。和善的態度，婉轉的語言，可以把他無名暴火燒熄。但是，記着，主張要堅決。

(3) 手段要剛柔並濟。柔軟的手段固然不可少，但一味柔軟，不能使他們發生敬畏的心，那麼就不能維持秩序，工作也無從進行。有一次某士兵在空襲警報發出後，毫無忌憚在野外放火；我們禁止他，他不聽，反將好言當惡意。我們說：「如果你要這樣做，你就有渾好的嫌疑。你是那當那連的？叫什麼名字？」（他如果不答，可以查看他身上佩的符號嚇他。）他既無做渾好的意思，當然就不再同你爭執。看你一軟一硬，也就俯首就範了。「軟」是感化，「硬」是威嚇。但是，說着，要相機行事，不可使他生出反感。

(4) 行爲要端正謹慎。他們行爲多半是浪漫的，任性的；我們對他們要作一個榜樣，就不得不謹慎。譬如說他們十個就有九個是醉醺醺的，嗜好賭博；我們自己無論如何得免去這一切行爲。對於他們雖然不好嚴厲申斥，至少作到他們在我們面前有所顧忌。賭博是軍隊最流行惡習，他們不但在後方醫院，後方休養院是如此，即使在前線也忘不了賭博。有一位兵士說起他們在前方賭博方法，可笑亦復堪憐。在前方有時夜守陣地，在戰壕中打麻將牌。甚至砲聲轟轟中，他們沒有賭具，把劍套掛在刺刀上，甲說：「如果砲火打中了劍套，你一定要輸給我十元。」乙說：「如果沒有打中，你要輸給我十元。」轟然一聲，打中了，甲就贏得十元。他們對「錢」毫不吝惜，因爲生命都置之度外，錢更不算什麼了。有一位傷兵

說：「昨夜一夜沒睡。」

「爲什麼？」我驚奇的問。

「打牌打了一夜。」他臉上帶了疲倦樣子說。

「贏了還是輸了？」我問。

「輸了十元！」他哭喪着臉說。

「你一月有多少錢？」我問。

「七塊半。」

「你太冤了，一月才七塊半

，一夜就輸了十元，那兩塊半那裏來的呢？」

「下月再還他。」

「更不值得，不但這月虧空

，下月都沒法填補，上當極了！」

「是呀！下次不打了！可是

沒有事幹。」

「沒有事幹？到我們俱樂部來玩。你認得字，常來看看書。」

「好！好！」

我們勸他，能否實行，當然我們不能跟着他查看，但至少他是樂於接受。因爲他知道我們是不嗜賭博的。當我們拜訪各營時，看見他們正在打牌。「X先生來了！別打吧！」如果我們生活浪漫，怎麼規勸他們呢？還有一點，就是對他們要偏不向，官兵一致。不然，他要罵：「官可以，兵不可以嗎？官是人，兵不是人嗎？」總之，自己拿得穩，才好管別人。

(5) 服裝要樸素整齊。關於此點，男隊員也許問題比較少，女隊員務必注意，千萬不要奇裝異服，紅紅綠綠。因爲人是良莠不齊，傷兵也有很壞的，他看你穿得紅紅綠綠，就引起他下流的念頭，甚至無禮取鬧。在國難時期，既打算參加救亡工作，就不應再留戀脂粉衣飾了，何況對我們工作方面還有莫大的不便呢？本隊女隊員平時均着藍布長衫；有一天某女隊員因長衫洗滌，臨時穿了一件紅衣，甫走出門，引起許多兵士的回顧；有一位平常不熟識的兵士高聲呼：「花姑娘！」不但聽者動怒，旁觀者也

大替她叫冤。參加傷兵工作的女同胞，一定要注意這點。

以上五點，都是由經驗中得來，決不是憑空杜撰的，總可供服務的人參考。

爲保衛祖國而奮  
朝外這是中華  
軍人千載難逢的  
好機會 鄧密羽



識方面可以領導他們；在工作上也可以獨當一面；主張堅決，思想成熟，遇事也可馬上解決；就是與他們來往親密，也只是做他們的良師益友，決不致於鬧什麼桃色事件，他們也不作此想。

對傷兵服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我希望我這篇文章能給願意服務的人們一些幫助。

# 我怎樣去到陝公 (續)

李去非

「河絡」好吃嗎？

無論在那個較大的城市裏住慣了，像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總會以為大米白麵是極普通的東西，每天都會吃到，甚至會吃得厭煩，假如那樣，換一換口味也是好的。

到了三原，「河絡」就普遍起來，這是一種蕎麥粉作成的東西，像麵條一樣，却圓圓的。它也有精粗之別，上等的顏色黃白，吃起來相當的甜滑，下等的則又灰黑又粗糙。鋪子裏有時專門賣這種東西，輔以大餅（鍋盔），並置薑蔥均可，吃的時候，像麵條一樣的盛在碗裏，澆上辣子汁，此外可以隨意加胡鹽，可是並不像吃麵那樣的加醋。

越往北去，「河絡」的勢力也越大，大米自然很少見，就是麵，餅，饅頭也不易多得，「河絡」在食物界佔了絕大的勢力。

想起一件事，我自己都要罵我自己愚蠢：當我們坐驛車由西安到三原去，途中打尖，那地方僅僅兩個「河絡」館，並且僅有澆辣汁的灰黑色的素「河絡」我遲疑是不是就弄一碗來吃，我問那夥計有沒有雞蛋，結果碰了個釘子，於是開始吃第一碗「河絡」。殊不知再往北去，「河絡」還當視為珍品呢。我永遠要記着這一次對於雞蛋的希望，我該詛咒這種不認識環境的愚蠢。

其後，這種醃鹽辣汁「河絡」在路上常常吃到，入了陝公之後，星期日到街上去，花五分錢吃一碗羊肉「河絡」，簡直不啻嘗到山珍海錯。

別了，腿快的人們。

走也路來脚力成了木錢。

既然成了一個團體，就必要顧及大家的能力，幾位朋友的脚因為第一天的衝刺而受傷，論理應當協和一致，前進的與落後的彼此都勉力一點，這個團體才不至破裂，幾位陝省的朋友都健手行，並在一兩位心浮氣躁的傢伙鼓動之下，常想把這團體折散開來。

走路的第五天，早晨由哭泉出發，計劃着在宜君吃中飯，想在偏橋，大約是七八十里的路程，一天可以從從容容的走下來，那曉得這幾位健行的先生竟施展平生武藝，直奔中部而去。其餘的人，因為顧全整個團體，也祇好趕上前去，不過落下了三位脚痛的朋友，害得他們在中部城外的小廟裏住了一夜。也怪他們，以為路程不遠，在宜君吃過午飯後弔兒郎當的在路上踉蹌，以至偏橋到中部的四十里路必得拚命的趕快起來。

一百二十里路把大多數的人弄得很疲乏，並且想去瞻仰黃帝陵墓，所以決定停留一天，不過那幾位健行的先生終於離開團體揚長而去了。

## 平添了一段故事

那三位脚痛的朋友，和我們的隊伍隔離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們進了城，講他們走路的故事：

「當我們走到偏橋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四點了，我們找不到大隊，後來在牆上發現了粉筆字，知道大隊已去中部。三個人計議了一下，是住下還是趕到中部，最後決定是努力趕去。」

「我們絲毫不可憐那已然疲乏了的腿，像飛一樣的往前奔，跑得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會有這種快勁。不過地球轉得比我們更快，不一刻，太陽便要邁過山頭，天空的雲由紅而紫的玩着把戲，老鴉成羣的飛奔到窩裏，天色暗下來。我們跑了兩個鐘頭，好容易遇到一個行人，向他打聽距離中部

的遠近，他告訴我們還有六七里地。

「月牙懸在西天，我們感謝着她的光明，在朦朧中奔向前去，起伏着的山好像吸引着那月牙，當我們看見遠遠的燈火的時候，她便不再來幫我們的忙。」

「蹣跚一腳的跑，聽見軍隊裏吹號的聲音，非常高興，知道已然到了中部縣城附近，向着號聲的來處，走上了小路，摸索了一段之後，懸崖險陡，不能再進，不得不詛咒着跑回來，依然尋着大路走。」

「晚飯沒有吃，也沒有地方找水喝，腿又酸痛，就坐在路當中休息起來。聽到流水聲，和遠處的大吠，滿天的星斗向着我們擠眼，想起那『二萬五千里長征』，令人慚愧，於是鼓起勇氣跳起來又走。道路是迂迴的，轉下去又轉上來，叫人厭煩，天空的流星一個一個的掠過，夜景的美又叫人忘掉疲乏。忽然一個大個的流星在天空劃了很長的光痕，我們正待讚美這種情景，在左手的山林間發出一聲凄厲的吼聲。」

「是狼？」問。

「不，子！G低聲的答。」

「我們把行李打開，拿出手電筒，攪起手來往前走。恰巧不遠的地方有一座沒有院牆的小破廟，我們走進去。計劃着抵禦野獸，拾起了一些石塊，放在手邊，靠着牆角，擠着坐下來。兩個人位班，一個人睡覺。天氣又冷，屋外的大樹正落葉子，刷拉刷拉的好像什麼東西在爬。」

「夜太長了，困倦，可又不敢睡，好容易盼到雞叫，才鬆下一把心。」

「天亮了，出來小便，看見中部的城牆。」

「真叫倒霉！」

## 在黃帝陵

沿途儘是荒山，不多見樹木，在中部附近的這一段，則蒼松翠柏蒼茂異常，我們的祖先軒轅黃帝的陵墓，就在縣城北面的山上，既來到這裏，便想去瞻仰一番。

我們去了，看到的東西很簡單，山上的林裏有一座高大墳，墳前一個碑亭，那碑是近代才立的。看到的雖然如此簡單，但感慨却不少：當這國難嚴重的時候，日寇正在我們國土之內大施淫威，無數同胞慘遭蹂躪，在另一方面，正因為如此，給我們中華民族一個最後的翻身的機會，千千萬萬的黃帝的優秀的子孫們，走上救亡的戰場，決心犧牲了自己，來換取全民族的獨立和自由。我們這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決然拋棄了那黃金色的迷夢，企圖作些有助於抗戰的工作，來到中華民族祖先發祥之地，更來到他的陵墓之旁，脈道裏的熱血是怎樣的沸騰着，我們應當怎樣努力，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先！

## 順利的到達

壓快的朋友既然離開了，腳痛的漸漸的好都起來，隊伍裏也沒有走慢的了。每天八十來里地，游說一般的走，差不多每早七點鐘起程，十一點鐘吃中飯，下午四點左右就領下來。在走路中人人都多學會了兩三個歌曲，談着唱着，和最初那天那種狼狽的情形相差太遠了。

常和路上遇着的老百姓談話，他們差不多都能懂得些事，不要看他們衣衫不乾淨，不要看他們行動遲鈍，他們對於目前抗戰形勢和忠誠團結，一致贊成的必要，很能把握得住呢！

我們的路程順利的走完了，整着隊，唱着歌，走進了陝北公學。

三月十八日寫完

# 什麼 是 紀 律

賈 午

## 一篇對士兵同志的講話

紀律是軍隊的生命，也是任何團體所不可缺的。

什麼是紀律？為什麼必須要有紀律？這是我所要講的。

軍隊首重服從，每個士兵必須服從官長的命令，然而「服從」並不是「紀律」。服從就是「聽說」，官長告訴我們作什麼，我們就去作什麼；在作戰的時候，官長告訴我們去死，我們就不能怕死而退却。德國同日本的陸軍都能這樣，別國的軍隊也能够這樣的。我們中國的軍隊也有許多能够這樣的。然而「服從」只是簡單的「聽命令」，「聽說」，告訴怎樣便怎樣的，不准你思索，不准你想想。服從是盲目的。服從對於軍隊雖是非常必要，然而服從並不是紀律。

「守規矩」也是軍隊所必要的。軍隊守規矩同學生守規矩是一樣的，同國民守法律也是一樣的。國家訂的法律，上自國府主席，下至老百姓，以至拉洋車的，都必須遵守。一個學校的學生若是不守校規，學校也就亂糟糟的，沒法上課，沒法教書，也就沒法念書了。

軍隊裏訂出規矩，如像出門要請假，不准染上吃煙賭博吸白面等等嗜好，不准擾害老百姓，也是爲維持軍隊的秩序，保持軍人的健康，保持軍隊的名譽。不然軍隊就沒法訓練，不能有戰鬥力，也就沒法存在了。

「守規矩」也是軍隊以至每個團體的每個分子所必要的，然而「守規矩」也不是紀律。

那麼什麼是紀律呢？

紀律是對着「自由」「平等」而言的，紀律是爲實現自由平等而必須

要有的，紀律與自由平等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紀律是一個團體的分子從心裏自覺而持的一種處團體、處社會的態度。

乍一聽來，好像自由平等與紀律這兩件事是絕對相反、絕對不相容的東西；人人都講自由平等，這團體就不會有紀律。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要曉得：「自由」並不是「隨便」，並不是隨便一個人想作什麼就作什麼。你想打人罵人，別人也想打你罵你，人人都要打別人罵別人，那麼人人都要挨打受罵，誰也「隨便」不了，誰也「自由」不了。

平等也不是兒女與父母平等，學生與先生平等，士兵與官長平等。平等是說的人格平等，父母子女都是人，先生學生都是人，官長士兵都是人，每個人都是父母所生，天地所養，都有一個「人」的資格，這「人」的資格是平等的。然而學問的高低是不能平等的，能力的大小是不能平等的，因爲年歲的大小作事的多少經驗的豐富不豐富也是不能平等的。當父母，師長，長官的可以管教兒女，學生，士兵，甚至責備他，或按着規矩處罰他。比如按着我們的簡明軍律可以槍決一個人，然而不能無故欺負一個人。這便是平等。

我們中華民國成立了二十六年。民國同專制國君主國不同，民國是講自由平等的。然而二十六年以來，我們中國人並沒有懂得自由平等的意義，我們並沒有實行真正自由平等。你們看官吏欺負平民，軍隊欺負老百姓，我們不但不痛恨作官的和當兵的，我們反倒羨慕當官的有槍桿兒的；他們有權有勢，我們也盼着拿到權勢，好來欺負別人。這同作兒媳婦的受婆婆的氣，巴不得自己也當上婆婆，再來欺負兒媳婦。這樣倒來倒去，人人都受欺負，人人都欺負人，這就是沒有懂得平等的道理，不承認別人有人



格，別人也不承認你有人格。人人都崇拜權勢，都不承認彼此的人格，這樣的誰也不是人了。這就是專制的餘毒，官僚思想，也是奴才思想，這不是中華民國的人所應當有的思想。

自由是以別人的自由為界限。人人不妨礙別人的自由，纔能得到自己的自由。就是人人都尊重別人的人格，不仗勢凌人，不恃強凌弱，不欺負人，不辱罵人，這樣自己纔能得到自由。這樣看來，自由與平等是分不開的；不平等，不承認人人都有一個人的資格，那就有權勢的欺負沒有權勢的，人人都想當主子，結果是人人都當了奴才。這樣還能自由嗎？

自由平等的道理既然已經明白，那紀律這東西的意義也就很容易瞭解了。

前面講的自由平等的道理都是把個人當作是人羣社會的一分子，因為人是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生活的。人們為達到一種目的而結成一個團體，如家庭，學校，軍隊，就都是一個小社會，道理同人羣社會是一樣的。倘若人人能尊重別人的人格，個人的言論行動的自由以不損害他人的自由為範圍，那麼這個社會或團體的各分子一定能相安無事，沒有人搗亂，沒有人損人利己，這就是初步的紀律。

由此看來，紀律不但是與自由平等不相違反，而且必須有了真自由真平等，人人從心裏覺得自己的自由是從尊重別人的自由纔能得到的，這樣纔能有紀律。反之，若是一個團體或社會不能維持紀律，人人都各行其是，侵犯別人，打罵別人，那麼任何一個人的自由便都沒有保障了。所以說紀律是為實現自由平等而必須有的，紀律與自由平等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

再進一步說，紀律是一個團體的各個人的步驟都能一致，大家向一個目標上努力。譬如許多人推動一塊大石頭，必須大家一齊用力，向着一個方向用力，纔能推動這塊石頭，這就是紀律。又譬如大家拉一條繩子，

必須大家一齊用力拉纔能把繩子拉過來。又譬如一家人過日子，必須大家齊心，人人省吃儉用，人人勤苦耐勞，這家業纔能發達起來；若有一人不守家庭的紀律，這家人是不會好的。我們現在大家集到一塊要抗日，也必須大家遵守團體的紀律，我們這團體纔有力量，我們纔能夠抗日。

紀律好此是把洋灰、砂土和石子粘起來的那種黏性，若是沒有這種黏性，就不能把洋灰、砂土、石子合起來成爲一種堅固的混凝土；有了這種黏性就可以造成比石頭還堅硬的東西。外國人說中國人如一片散砂，就是因爲中國人不守紀律，結不成如混凝土那樣堅固的團體。現在日本人敢來侵略我們也是因爲我們不能團結一致，大家沒有養成守紀律的習慣。

與紀律最不相容的就是自私自利的心理。我們普通都是近視眼，只看見目前的私利，不知道團體若是失敗，個人也不能成功，沒有國也就沒有家。

我們中國人平素就沒有守紀律的習慣，比如在火車站買票，或是上下火車輪船，總是爭先恐後，結果是人人都就誤了時間，人人都不能先達到目的。那何如按到的早晚排好隊去買票或上下火車，又從容又快當呢？

世界上最守紀律的國家是德國，只要是衆人在一塊兒，總是秩然有序，行條不紊的。別的文明國家的人都有自由平等的觀念，也都能守紀律。

不只是人類的團體要有紀律，連動物昆虫也是有紀律的。比如馬蟻成隊的搬東西，成隊的打仗，是很有紀律的。蜜蜂管採花釀蜜的，管生育的，也是各盡其職，能夠有很好的蜜蜂團體。其他鳥獸虫魚凡過團體生活的莫不有紀律。

紀律是一種心理上的覺悟，覺得自己只是團體的一分子，團體的利害比個人的利害重十萬倍，個人應當把自己的一切言論行動附屬在團體下。因爲在現在的社會中，人類一切的活動都是團體的，集體的，只憑一個人的

心思才力是什麼都作不出來的，甚至作文章現在也講「集體創作」，便是很多人按着一個計劃分頭去作一本書。以外像蓋房子，修鐵路，造輪船，更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

每個人都有「個性」，這個性是有兩方面的意義的：一方面是只許有自己，不許有別人的那種野蠻的個性！欺負人打罵人壓迫人都是這種野蠻個性的表現；把自己天賦的才能盡力的加以訓練，使自己的學問才能品格高人一等，為人類社會謀幸福，使自己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這就是文明的個性。發展我們文明的個性，消滅我們野蠻的個性，我們纔能夠成為團體裏遵守紀律的一個好分子。

人是山動物變來的一種高等動物，所以我們的心性上還存有「蠻性」「野性」「獸性」，這種劣根性就是我前面所說的野蠻的個性。我們必須用我們的「自制」的能力壓制我們這種「劣根性」，以至消滅這種劣根性，纔能成一個文明人。一個文明人就是能守團體紀律的人，一個野蠻人就是放縱自私，為非作歹的人。

因為人都有自私自利的野性，缺乏團體觀念，缺乏紀律觀念。所以國家纔訂出法律，學校訂出校規，軍隊訂出軍律，以制裁那些危害團體利益的人。我們所以必須服從官長的命令，守法律，守軍規，就是為維持團體的紀律。所以可以說「服從命令」和「守規矩」都是維持紀律的一種手段，一種方法。

守紀律固然是「一種心理上的覺悟」，「一種個人處團體的態度」，需要自己抑制自己的蠻性，野性，獸性，然而要使得紀律不被破壞，必須人人都養成守紀律的習慣。軍隊是最重紀律的，因為沒有紀律就沒有戰鬥力。我們每天在操場上的訓練以至飲食起居的有一定的時間，一致的動作，這都是為養成士兵的紀律習慣的。

紀律也有程度的不同，比如我們常聽說「鐵的紀律」，甚至「鋼的紀律」，那就是個人必須絕對服從團體的指揮，絲毫不容自行行動。大凡一個團體其紀律愈嚴明的其團體的力量也愈大。軍隊也是一個團體，一支軍隊的紀律越嚴明，這支軍隊的戰鬥力也越大。一個國家也是一個團體，一個國家的人民越守紀律，這個國家便越強盛。比如古代斯巴達人是嚴講紀律的，所以斯巴達在古希臘很多部落中最強盛。古代羅馬人也是最講紀律的，所以羅馬大造成橫跨歐亞的大帝國。現在德國人最講紀律，英法各民主國家也講紀律，共產主義的蘇聯更講紀律，所以她們都成了世界上的強國。按軍隊說，早先張宗昌的軍隊紀律最壞，所以戰鬥力最薄弱，不久也就消滅了。現在全國各軍都講紀律，所以我們的軍隊比早先都能打了。

我們中國的老百姓都能吃苦，能耐勞，能勤謹，能儉省，這是我們的長處。我們念書的人和大都會裏有錢的人常常是好吃懶做，生活很浪漫，不能屈己從人，不能結成堅固的團體，這是足以亡國的劣根性。有些念書的青年人誤解自由平等的學說，自無師長，放縱自私，這也是很危險的。我們這一次打日本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這種力量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纔能產生。要結團體首先必要的就是大家有紀律的觀念，大家守紀律。

我常考察中國與外國民族性的不同，我發現我們中國人同外國人在性格上最大的差別，也可以說是唯一的差別，就是這紀律的觀念。我們必須消滅我們自私自利的心理，發揚為公的心理，養成守紀律的習慣，結成堅固的團體，纔能打勝日本，纔能造成偉大的中華民族。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九日於林縣合潤鎮上庄

馮玉祥先生題簽

老舍先生作序

老向先生編著

# 抗日三字經

增訂再版

是書通而不俗，淺而易解。士兵民衆，人人宜讀，人人能讀。初版萬五千冊，三月售罄。現更加印彩色封面，改善插圖，紙張，并不加價。歡迎本市及外埠同業批發，各學校，各軍隊，訂購百分之以上，折扣從優。定價每冊一角。

趙望雲 侯子步

高龍生 張文元 諸先生作畫

汪子美 黃秋農

漢口民生路統一街廿五號

三戶圖書社出版

電話：三三五七二

馮玉祥先生編

再版增訂

# 不忘國仇問答

用敵人暴行的實錄

喚起民衆勿忘國仇！

△每冊實價一角二分▽

漢口民生路統一街二十五號

三戶圖書社出版

## 新書出版

馮玉祥先生新著

# 抗戰詩歌集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五分

漢口民生路統一街二十五號

三戶圖書社出版

◀發批迎歡▶

編輯人 老向  
發行人 君文  
通信處 武昌千家街四七號

發行所 漢口三戶圖書社  
地址：民生路統一街廿五號  
電話：三三五七二

印刷者 漢口三戶圖書印刷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 每期國幣八分

預定連郵費半年國幣九角四分

全年國幣壹元七角二分

廣告價目  
(一) 底封面每期全面五十元半面三十元  
(二) 底封面內全面四十元半面二十五元  
(三) 文字前後全面三十五元半面二十元四分之一十二元